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五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其封贈良也以自重者

餘冬序錄摘抄五外篇

何孟春自平其類無負其封之重非大

教學於王者之務莫先焉成周遺冊足徵也二代以

降漢唐宋為達治體而漢未遑庠序之事元朔始

興太學唐仍魏制始郡縣有學然唐郡縣未聞有

顯官於學者宋慶曆間始立學命官時宋已四世

矣我聖祖太學之立在未正位前正位之二年

即詔天下府州縣徧葺黌舍無遐僻官為師定以

員有長教焉有分教焉益欲挽二代以降之滔流

而楫之以遡古之帝王之所爲治文治之盛不俟積久而後明也學官之任于今其不既重矣乎今之士者柰何舉卑學官仕而任學官輒惘然不滿望是皆不知所重者或曰有以也 祖宗時學官之選加於諸執事一等人皆以師道自持節使岳牧莫不接之以禮而今多不然矣噫當事者不知學官之任爲重任學官者其有能盡其職以無負其任之重者乎噫盡其職無負其任之重非大君子不能而師儒之職固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之時與 祖宗時異君子居其任顧身所以自重者

何如斯可矣

書院之制肇自宋初方郡縣學未立時碩士名儒往往于此焉出今學校徧天下文教熙洽而書院亦所不廢蓋家塾黨庠術序皆所以爲成德達材之地揆諸古法近民之教不厭數也

途今之仕者非一而其正者曰科曰貢科舉歲貢皆出自學校正途也正途而仕者又有難易遲速不同焉稱薦鄉書奏捷禮闈登名進士藉即受美職公卿大夫可階陟也在學校視食廩爲資需次而貢常例府歲一人州三年二人縣二年一人所司

上之禮部送內府試就校官者則重試不者送監肄業送各衙門歷事送吏部附選假歸俟取率十餘年始沾一命與州縣佐而止耳科貢之途相去如此嗟夫閭閻啾啾士遊黌舍中孰不以得雋科舉爲志志不能皆遂於是乎歲貢雖富學識不能不循常例以常例猶正途也仕有難易遲速之不同人才固有等第乎而有富學識而難且遲者不有命乎

宋開寶初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薦舉人並給往來公券令樞密院定例施行益自初起程以至還

鄉費皆給於公家及後法廢遠方寒士預鄉薦欲

試禮部假丐不可得則寧寄舉不試貽謀宋初遠

郡小官致罷多苦屨策杖以行不幸丁憂解官或

離不能歸咸平中詔川廣福建路官丁憂不得離

任宋史蓋卹小官意然非禮制所宜我朝統馭四海

川廣通舟之地官必南人雲貴地方陸路艱險小

官選授法許給驛任者不憚跋涉舉人新中赴禮

部試者俱得以公據給驛法均厚矣舊舉人雲南

又獨以遠驛給脚力作處雖不然而鄉貢黜于禮

部亦有進用階非如宋不中復回有重解苦也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
惟江西吉安爲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
被黜落者咸以爲言 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下
第舉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爲
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
人也明年再試寄監下第舉人中式者四百一十
五人次其等第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
人爲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益止於此洪熙元年
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是人才之用始不偏矣
國朝進士惟永樂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

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秘食於大官月給膏燭費上間燕之頃

駕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激厲而期待之

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多得人

今考求之其名業自王文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

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郎肅陳祭酒敬宗李布政禎

人知其賢者餘亦不盡知也曾狀元祭在翰林時有

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

才也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延及禁垣上

爲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太宗世始起爲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壽八十有七若有位而壽以大行于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數得耶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爲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樞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君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繫乎天君子論人豈其壽考祿秩爲豐歟哉客有與春商及近來科目

士者因舉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

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
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仁宗朝韓億爲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
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唐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
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洪容齋云舊制
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熺孫埴
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朝蔡君
謨子某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爲同族嫌而抑置于
後檜無足論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爲嫌景

泰間都御史王文子鄉試弗第至自訟焉

事見李文達天

順日錄

春日所及見者

孝宗已未科

武宗辛未

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自兵民分置之後官已文武異秩漢官階秩品則武高權則文重魏晉而下襲焉若都尉左右校尉以騎步名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沿及今日若指揮副指揮以兵馬司名有秩之武而實用于文者漢長安四尉城東西南左部西北右部主追捕盜賊伺察奸邪魏晉而下襲焉武其冠而文其服唐

用隋制雖視漢小異然猶選于吏部爲品官至五
左代而始廢宋之有尉增置于開封祥符兩赤縣者
則今之兵馬指揮司是也宋初並用選人後改差
武臣元祐中蘇轍以爲言復仍其舊我朝改勝國
萬戶爲指揮使次之爲同知爲僉事皆武臣之秩
而選于吏部者惟在京兵馬指揮使司司設都指
揮副都指揮知事後改兵馬指揮司分五城設指
揮副指揮革知事增吏目職專京師巡警等事所
屬地方盜賊爭競風火街渠凡各衙門事須檢覆
無一不在其所當理前代尉之設自京及外皆有

之而我朝兵馬指揮副指揮則獨設於京師縣不
免制於府而此官則獨爲一司尉不免雜武臣而
此司一選于吏部皆學校科貢之英然則今日此
司此官之設有武之品有文之權固非前代之尉
之比而亦非今日指揮使同知僉事之所能恩也
春惟古今官資有秩之文而亦類之武者有秩之
武而實用于文者若今日之制不別白而言之後
將何考焉故因曹君之蘄而爲言之如此

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畧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
非從征而犯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故指揮

以下及鎮撫千百戶之亡故者官爲造墳安塋致
祭有差其子孫優給俸例係陣亡失陷傷故淪沒
者全支邊遠守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
蓋錫之法當厚而又有節如此世襲子孫親弟姪
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
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不中
者降充軍其法不得不嚴又如此國初武職雖世
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革除年
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
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

并招船招人擒首奸惡逆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
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
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
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
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
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又如此武職
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
遇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
職或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徃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

爲例者今日之事冒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
豪乞養奴隸足跡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
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
而子孫則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
嗚呼

武職冗濫京師爲甚俸給不時入非善治生顧行檢
者往往指俸預貸於人比關給時升勺皆人物也
本衛軍士有子本家其親管官旗至俟門而仰面
焉冠屨倒置無人爲救正者弘治初大司馬始禁
各衛所官旗不得預指俸糧貸錢其富者不得寫

人俸糧以營利息欲正名分意非不善而貧富俱怨其不便其禁遂革昔宋臨安宰到任揭榜民戶不得還私債意亦在於抑厚利以恤窮獨已而婦人剪髮入市持男易斗粟鬻賣農桑之具流連紛然遂復揭榜令上戶放債惜乎當時無以此爲大司馬計者此事其真無可救之術邪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都督府錦衣與旗手等衛並同然其衛洪武十五年自儀鑾司改置故所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等役其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

推鞫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衛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繫囚送刑部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舊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異凡奉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而兼管軍匠後專設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爲一司今謂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舊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姦惡重情奏請

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叅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撓也今日之事其孰有問之者乎凡同廠及本衙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枉即與辯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司於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不敢一毫爲平反矣刑部尚有何人而能少易撫司之叅語者乎嗚呼

事由勢爲緩急以機爲進退曰緩曰急勢也緩急之際機也勢有二而機爲一故論事者貴辨乎勢

而善處事者必審乎機吾郴近日之事其在民也
有甚於盜賊之爲患者乎其在上也有重於用兵
者乎此其事勢之急與其機宜何如此吾耳目所
及吾得而言之自戊辰秋賊出興寧隨犯吾郴已
已之春冬桂陽桂東宜章永興諸鄉邑遞遭蹂躪
歲無虛月暨今庚午夏抄而始息一方生靈皆湯
火驚魂豺狼成骨肉草莽化居室卧不忘卷席坐
不敢弛裝久矣長沙寶慶衡永荆襄辰靖之兵爲
之奔命前僵後仆甲生血鱗胃養瘡蝨寒暑暴露
曠日逾時勞苦而功多其誰乎中間事勢更變靡一

豈不屢有可乘之機而三載于茲不免重困民生而苦將士始之失而終之得也甲之喪而乙之成也緩急之際進退之宜誰以執其論誰以專其處而事以責其人而功以歸其身嗚呼天下之事未有不辨乎勢而可以興舉未有不審乎機而可以收戢者也是故明者於勢辨之在蚤智者於機審之在微壅滔天于涓流撲燎原于星燭足駐峻阪耳掩迅雷以適是勢而投是機其視民患急於救焚拯溺而用兵精妙比之出神入鬼英聲茂烈取捷旦夕此豈尋常行伍悠悠迷瞶之徒所能辦哉

嗚呼疇曩吾弗論已今茲以往地方不猶有當處者乎吾嘗有疏聞朝廷吾不能謂今茲可安於無事而習疇曩之壞於無備也

春頃銜命三邊將官副叅將而下隨行境外彼已裝束與諸軍同軍士衣甲鞍馬之類皆與邊地塞草一色有警易於按伏故也將官服色不異軍士臨陣對敵使賊不得識之萬一遂陷不測猶得給而脫也西魏河橋之戰王思政陷陣旣深從者死盡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著破衣敝甲敵人疑非將師故得免宋殷孝祖赭圻之戰常以鼓益自隨軍

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剽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孝祖果於陣爲矢所中死昔衛懿公不去其旗以敗於熒關雲長望見顏良麾蓋而得刺之於萬衆之中故鷲鳥將搏必匿其形而唐李晟每戰必錦袍繡帽出入陣間使賊識而畏之宋韓世忠之戰淮陽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示敵且遣人語之何也將非李韓其人而效之幾何不以身予敵耶

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椀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

守汴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蕪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爲之不著

弘治十一年令大司馬取樣到京欲造不果

寧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上橫兩鎗床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下拴二木止則爲車前脚行則鐵鈎約之其

牌亦有消息可偃豎車近身為繩袋袋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類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從車之取於戰陣大抵防衝突耳然非比地之平不能用也

國初中原地兵興之後田多荒蕪者太祖命省臣計議民授田設官以領之省臣議置司農開治所河南司設卿一員小卿二員丞四員主簿錄事二員

從之

時洪武三年濟南府知府陳脩及司農司官上言某處地荒蕪宜詔鄉民無田者墾闢戶

率十五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檢司急遞舖應役者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之守禦屯軍遠者亦移近城各上國所在近城存留五里以備練兵

牧馬餘處悉
合開耕從之

其後六部並建司農屬戶部各省設

布政叅政等官於是革去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

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

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

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壠每一戶初年二百

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

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茲蓋生道殺人雖死不

怨者也

宋程秘紹熙中主臨安府昌化簿時邑酷額重權禁

嚴有種秫者官不履畝而籍民以爲病秘言於御
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種秫加稅蓋宋時法如此
我國初亦禁種秫此禁酤首務 太祖皇帝定金
陵之丙午年下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軍
國之費科徵于民吾民效順輸賦固爲可喜然竭
力畝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曩因民
間造酒糜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
或以爲頗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
得也今農民今歲無得種糯米以塞造酒之源欲
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

萬民之富貴也後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福建爲多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薦新等號則建寧爲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焉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民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祖宗愛民之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久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
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
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
其人不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
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太祖立茶馬
司於陝西四川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
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
俾爲符契以絕奸僞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
符認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
天
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

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
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箸藏上等往西番
一體申飭時駙馬都尉歐陽倫奉命西使以巴茶
私出境貨鬻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閩大
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
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
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捶不堪以其事聞上怒以
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官河
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
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

士國初之法如此末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
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
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
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
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歲益微矣

鹽之貢載夏書掌鹽之政今見周禮當時但以共用
不籍爲利也管仲相齊正鹽筴利源始開漢武置
鹽官鹽於是禁權後此有國家者於常賦外必
資焉北魏時甄琛乞弛鹽禁元魏乞如舊宋儒謂
其言皆非中道夫山澤之產盡捐諸民不可欲盡

屬官則亦未宜惟於官無貶於民無傷上得資以
富下又得資以生斯善矣唐乾元初舉天下鹽利
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餘緡天下之
賦鹽利居半蓋劉晏規畫之力晏於國計大較取
濟江淮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
唐舉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
支鹽爲錢六七百萬緡議者以爲一州所入過唐
天下數矣然建炎鹽直視乾元所摧貴三四倍而
緡錢輕甚其數多寡不足量之以爲盈縮乾道間
葉衡奏今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則宋之仰

給於鹽固猶唐也衡又云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之害也今日之鹽煮海者偏東南煮井煮鹵種顆者出西北屬轉運司者六屬提舉司者七轉運司歲辦引鹽共二百十萬有奇而兩淮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實得三分之一有奇其地據兩京之間行鹽之地皆人物蕃阜之邦比諸他司又最廣遠所謂私販之害不有憲臣臨之其能免乎我朝自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闡鹽課宣德十年差御史於兩淮提督軍務巡捕私鹽其後歲每一差以揚州爲駐節地揚州有巡鹽察

院當自正統間始景泰三年差御史巡河兼理兩淮鹽法未幾仍改巡鹽自是以巡鹽兼河道事鹽法之任益專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如始命專巡私鹽而已然則臨是任者不有因時制宜通變之才其能勝乎淮鹽至正德間十九入權奸之漏卮無復有法嘉靖改元憲臣始克拯敝而貪商鉅袋五倍其重法亦非舊越四年乙酉戴君奉 今天子命理鹽法於兩淮慨然曰茲國家之所仰給者猶唐宋也茲法於 祖宗舊凡再變矣吾其敢三變乎然必少爲之所乃適

既加注厝又慨然曰袋額價增於最額數不廣重
有賣窩之弊三弊弗祛鹽如何不貴於昔此亦吾
責也明年條約既布牢盆改觀官吏咸服商與竈
丁無隱交私販屏跡局筭益饒邊儲克克窮民不
淡食是皆君通變才之所致也

洪武二十年命兵部榜諭天下凡公侯駙馬奉命出
使其隨從及諸藩府使人無符驗者不得擅給驛
傳船馬文命兵部遣使藉杭湖嚴衢金華紹興寧
波及直隸徽州等府市民富實者出資市馬克鳳
陽宿州抵河南鄭州驛馬戶今河南有市戶馬是

也是年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上曰
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豢之費不輕故嘗命兵
部榜諭凡驛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何居遂還
之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
佛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
皆不循本俗違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
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
所併居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
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不許

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請詞各遵頒降
科儀民有效瑜珈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
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
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
寺設碇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
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徙于外及
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人
於崇山深谷脩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得私
得私創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
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挈送有司

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
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
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
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
祖風妄爲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
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爲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
山做工畢日就留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僧擅
容留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
禮部將洪武年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
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

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
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
約遊方僧人凡僧道住持勅建寺觀許二人勅賜
并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漢人
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
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
邊衛充軍

永樂二十二年令凡自宮者以不孝論軍犯罪及本
管頭目總小旗民犯罪及有司里老成化九年令
私自淨身者本身處死家發邊遠充軍正統十二

年天順元年成化九年節經申明弘治五年自淨
身者本身并下手人俱處死全家充軍兩鄰及歇
家不舉有司里老容隱者一體治罪其禁止乎未
殘者法甚嚴也宣德二年自淨身人軍民各還原
籍不許投入王府及官勢家藏隱躲避差役若犯
本身及匿藏家處死該管總小旗里老隣佑一體
治罪成化十五年淨身人令巡城御史錦衣衛官
督逐回籍弘治元年錦衣衛拘送順天府遞發原
管官司點聞知在不許容縱十二年先年淨身人
曾經發遣不候收取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

絲金身錄卷一百五十二
邊遠充軍其戒約於已殘者法亦非不至也而貂
當滿朝金玉塞途至今日而益盛然則法果行乎
洪武元年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
皆爲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
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苦如呂強張承業
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
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使令傳命令而已
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
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
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

行雨中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脂
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
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
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
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
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
遇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
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初宦者爲兼官月支米九
斗中書議今旣爲官宜量
給上曰內使輩食衣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
焉用之但月支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

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
先發而理屈者答五十後罵而理直者不罪其不
服本官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
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內鬪毆
先鬪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
而傷者答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
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監官
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
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
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內使

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允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爲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爲鹽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
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
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姦假竊威
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
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
歎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二十四年豐城縣
典史馬堅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
使之傳命令給灑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爲所制
由其爲左右親近人故其言易入易信遂養成內

患而不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省冗員以防異日
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關政體二十七年申定
皇城門禁法凡內官內使小火者出入各門守衛
官軍務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而不比輒放
行者治罪比符之時仍要搜檢精細揣捏交襦或
將帶金銀段疋衣服等項須憑勘合放出或有公
差幹辦事務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公幹及辨驗身
上衣服是何顏色見數明白隨卽附記事畢回還
依數點進但有點對不同卽時奏聞治罪二十九
年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無憚謂侍臣

曰當時坐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橫然其
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
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
亦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宦官尚無兵權
所爲不過假人主名以亂四海至唐以兵柄授之
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
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
福朕深鑑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
四方而已彼旣無威福何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
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達官尋常出入乘轎不知始何世或謂命車制廢則有之宋人記王荆公居金陵時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曰自古王公貴人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春按漢書井丹在信陽侯陰就坐上見就起左右進輦問曰昔桀駕人輦者是耶然則貴人不道以人代畜漢有陰就一人自井丹言觀之兩漢之君尚無人輦臣下安得肩輿唐房玄齡病稍間詔許肩輿入殿此特出上命然耳唐會要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卽

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檐夫自出
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是知
唐宋前未嘗著許乘轎事也朱子語錄宋南渡前
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荆公伊川皆云不以人代
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轎猶力辭乃受
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轎矣春考汪浮溪集有行在
百官謝許乘轎表正是南渡後事今制兩京文職
三品以上官聽乘轎四品以下雖堂官亦只乘馬
得以方机隨餘持交床在外司府州縣大小官並
有欵給馬若武臣雖勳爵侯伯而下制止乘馬亦

不得持床杙不然以違制論士夫老病間退去京
遠者從便我國家令式之詳如此

京師制不許用涼繖暑月惟堂上官得用黑油長柄
大扇科道部屬官自以撒扇障面南京堂上官舊
用單簷絹繖科道部屬用大扇間亦用小絹繖然
皆非制前時言者謂兩京事體相同亦曾禁止按
宋人私錄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繖大中祥符
間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後又許中書樞密院
依舊用繖出入與今日迥不同也

唐崔融吏部兵部選人議有東西曹之名東曹謂吏

部西曹謂兵部也國制吏戶禮兵工五部在長安門東與西五軍都督府對其刑部并都察院大理寺號三法司又在皇城之西西金方取主殺義也故人稱東五部曰東曹刑曰西曹所稱同於唐而所指異矣

南京法司在太平門外鍾山後洪武十四年立中刑部右都察院左五軍斷事司一曰稽仁二曰稽義三曰稽禮四曰稽智五曰稽信又左有大理寺審刑司公署九所相比顯天文貫索九宿故總名曰貫成車駕嘗幸焉有諭刑官之勅獎戒備至後五

軍斷事及審刑司皆革去所存者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謂之三法司

藩省之職實長守宰所以衡運而柄持者惟以養民爲責寒饑而食衣疾苦而撫慰頑梗而導化寃抑而伸雪凡爲師帥承宣之事皆所以養民也然國家制用上不能無取乎下上有以取乎下則下不容無所出下有所出則上不容無所司藩省之所司固財賦也嗟乎財民心也欲民剖其心以出供上而曰吾養民也而可乎上取乎下勢必然者吾是司也取之有制賦之有時歲支物計視出納盈

縮之數爲經費多寡之節使民心無所傷而水旱
有資於賑救征役不妨於調食非養民之道乎吾
見長守宰司財賦而盡養民之道者之不易其人
也今兩畿外郡縣分隸於十三省而湖藩轄府十
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爲最鉅其郡縣
賦額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
足之謠天下信之地益有餘利也積習久而成法
隳吏蠹民奸誰與爬剔簿書山委訟牒絲紛徭役
不均追需無已守宰其人而或少弛焉國課軍儲
預借何地將一切繩之嚴急官府未見竒贏而民

戶已先彫憊職衡柄於是者可不善其所司也哉
湖之諸郡縣比歲天時好乖走魃驅螻人不聊生
山林盜賊緣此嘯集徼塞蠻夷亦乘間竊發野殺
巷哭在在而然利源堙涸生物鮮少蓋必有通才
穎識之士職之藩省以長諸郡而郡得人以長諸
縣庶乎其出於有司者之不傷民心而養民之
道爲可盡也

福建地開八府其半負山半瀕于海倭夷之走集士
卒之屯戍所在困庾苦於空耗田里之所供給陸
運水載雖弗及於京師而地方坐食之費仰諸有

司歲恒急布政司作長民牧所以帥諸郡縣承流而宣化者其佐出則任分守責焉益不獨區區財賦督而已也使者行部以宣德意躬教化爲務閩粵之域自宋南渡後真儒繼出文獻可徵良今不衰論者比之鄒魯然則其地帥臣殆又不可以俗吏而爲之者也謝君爲之其勝任哉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自漢承秦有天下來守令實親民之職治人之本環千里而郡百里而縣千百里之休戚繫之是故爲民擇人莫重於守令畿甸內地爲郡若縣天下視爲根本朝廷倚爲枕臂郡

守一非其人卽貽民極之害是故爲地擇守莫重於國畿漢詔守令民之師帥近地稱左右翊唐制郡守錄名御屏近地稱四輔我朝建布政使司比古十二牧以轄遐外諸郡而南北附京近地則直隸京師是故其官其地之重可知郡屬布政使司者職於民雖親不如藩臬得其尊藩臬曰鹽司者官於郡雖尊不如郡得親其民今畿甸諸郡下有諸縣之屬上無藩臬之轄官加重矣其可不重擇其人以重是官乎舒桐之域留都上游自漢末三國來鉅鎮所在江淮之屏蔽要衝在焉地加

重矣其可不重秩其守以重是地乎

雲南在古梁州之南乃徼外夷地三代封建之所不及秦置郡縣亦不與焉漢武南平百粵改梁曰益始領於益州部刺史然西南戎滔土之域兩漢亦特相羈縻爾自唐迨宋世據蒙段二氏邈如外國元舉吐番兵入大理始開行省置宣慰宣撫諸司然以夷治夷聲教固無取也我朝統一天下改行省爲布政司若雲南所轄爲府十有二爲軍民府七附府莫不爲州爲縣爲長官司而間以軍衛軍民指揮司守禦所謂宣慰宣撫惟至遠純夷不可

設流官處乃仍舊故如廣南西道宣撫司宋之特
磨道處儂智高之裔者亦從置廣南府焉我朝疆
宇之拓威德之被內盡四海外該八紘振古未能
或之先也鎮沅元江等府無流官蒙化景東等府
流官祇佐貳或首領而廣南府獨有流官正員

祖宗深意益欲內地視之圉斯民於同仁中也然
則爲天子命吏以正員蒞茲土可外而弗教耶而
數十年未有一入其境但寄理於鄰郡者何也正
德已卯春叨都御史持節雲南之明年廣南正員
缺不聞其府士民事擾藩臬間喜其地方和諡非

他土官部落比以爲得賢守至不我鄙夷家喻戶
曉興行禮義其時乎嘉靖壬午會春替還此願竟
未酬也越四年丙戌葉君拜廣南知府來問予其
有酬遠人之所願望者乎今川屬貴竹土官弗靖
坐陰削更易流官一再世後風俗與內地同已往
往而然茲土置府設官肇自國初漸被德化久矣
矧今士民復異於部落國家聲教四達煌煌天下
今固無不可化之民君子無不可居之地也
萬戶而爲之丞制自秦始漢仍秦郡縣天下其職不
廢後世仍漢或廢或復究其所任凡諸曹掾吏事

丞舉得署之然有芻芻不樂於安陵者焉轉藍田
而有負余之歎者焉何哉非其職則然而二子所
值然也我朝郡縣有佐不異古而責任爲專縣大
地要衝而事繁丞二員次丞一員縣小地僻而事
簡令可專理也卽不設丞丞之設不徒然也領馬
者專俵牧領田糧者專徵科領壯歛者專捕邏員
外所增者事猶專所領况其正員而專以佐縣者
乎

令之貳爲丞其下主簿尉而簿於縣實綱紀焉唐人
謂丞雖尊其勢反出主簿尉下是簿得與令可否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餘冬序錄摘抄六

外篇

何孟春

古者禮以爲教教有弗帥刑始用焉虞廷命官典禮
典樂任人雖二爲教則一降及三代周官宗伯之
任遂得兼之周官宗伯掌邦禮司寇掌邦禁其治
神人和上下視詰姦慝刑暴亂之爲職宜不可以
一而明刑弼教爲致治化之具則又未嘗睽乎其
視爲二也書曰朴作教刑刑未嘗不用於教傳曰
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

禁之夫齊之以刑視齊之以禮者効固較然殊矣
漢董生有言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用刑非聖人之得已不教而殺謂之虐是故聖人
在位必先教而後刑焉古之宗伯今禮部之長司
寇刑部之長是也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鼎立稱
三法司皆司刑之官然弼教題坊古意自在禮部
古內而國學外而府州衛縣學規制之興朔條格之
宣布生徒科貢之考試行留公移必經焉此外王
朝鄉國冠婚喪祭貢獻燕享凡禮樂之所有事何
莫而非教也而顏公自爲監察御史被選擢大理

左少卿連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副都御史拜刑
部右侍郎進左至南京禮部尚書所謂三法司者
已徧歷人皆望其當正西臺以長風憲而出專南
宮不能無脫繁就簡去勞趨逸之疑而春以爲此
我 聖天子先教而後刑先本後末復古之深意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
訟非禮不決公平生嘗優爲於法司矣而今日欲
禮以爲教以副我 聖天子復古之意不殆有餘
力乎

國家奉使大臣有地方專責者自永樂年來惟巡撫

官爲然巡撫官設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有專責而恒命者自宣德年來惟都御史爲然都御史在地方旣承專責又奉恒命凡事無所不當問若錢穀甲兵繫厥地安危激揚操縱朝廷有弗屬焉者乎是故自正統年來都御史巡撫任已重而奉使大臣兼巡撫則比惟漕運南惟兩廣軍務稱總督官爲然巡撫地方於兵與食厥繫旣重必首當問而總督實兼之漕之所主錢穀兩廣主甲兵凡無所不當問於巡撫之事特旁攝爾然則總督之事之尤重可知已南北畿暨十三布政司之設巡撫用

左右副僉都御史居多而漕而兩廣總督兼巡撫
大較左右都御史匙用及副僉者兩廣邊嶺海蛟
龍虺蜴虎豹宅蠻夷悍勁易動難安戎旅之用無
歲無之然亦特偏有所重爾國家就北建都郊廟
朝廷禁禦邊徼凡百司庶府吏士賓客工役應祭
祀祿給享燕供饋錫賚施卹之費歲億萬計率仰
東南東南賦稅率由河漕京師視河漕譬諸人視
咽喉人胡可一日無食咽喉胡可一日不通其爲
重而急胡可與彼偏於一方者比河漕之制分兵
民之賦半天下府衛力以爲轉輸官軍十二萬七

千八百有奇舟萬二千一百有奇輸糧石帶耗六
百萬有奇領之以將帥臨之以風紀風紀之職非
百臣中妙簡時望積年勞於累任著諳練於歷試
深且久焉其人如何辨此

聖朝統一天下非前代可比任官有遠近殊地大使
然然柄任之法非如前代常衡內外權重輕也故
仕途歷臺郎給舍者多不免外遷監司郡守爲監
司者秩無加焉資級當遷則用次補京堂卿佐貳
或留撫于外得便宜從事誠受主知胡功業弗克
樹顧人情恒喜脫勞就逸外多責辦不若內優裕

無他慮故官尊於監司者恒喜內南京亦內也欲
簡逸自便茲地無不可而京師爲近留都六曹今
日猶國初制而事權歸京師則朝廷任大臣法不
得不予近乎急衡大臣之任移自南厝諸北使又
內且近焉勢則又有使然不得不權之重輕者矣
然非國初任官先後法意也大臣以身任天下事
乃可計勞逸苟自便其恒情已邪天下事利所在
人所必趨事攝戶工部雖群屬不得不慎簡不爾
奸生並緣弊奚所不至太倉易州厰國用民力所
關最鉅官盛屬衆莫或顓立制設堂官領之益必

位尊而望素著其人克厭人心故爾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曷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旣去矣患當預防事貴先

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臂扞天下延綏
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
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益如此而可輕授其人
乎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年力非富強不
足當閫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有所未宜宦
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
三省方隅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
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
敢輕舉上弗敢輕受也

春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徃復三邊且一年駐榆

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恠史
稱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
當白羊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
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
並虛唐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
厥默啜雄爭之際置戍虜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
三城竝就朔方自是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
萬仁愿所築卽漢所城郡地彼此害利乃爾遼絕
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于拓拔
氏石晉十六州重爲遼有而宋人於此矻矻與元

昊競韓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
於夷狄極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
業其不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弘治間守
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堠便營屯
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
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未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
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
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戍虜於外而茲地今日
虜乃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
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故而爲之所也此善謀

系金身錄卷一百五十二
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也今非其時矣乎而春
爲斯言固非私望也

御史職號雄峻自秦漢以來則然而我國家特嚴其
選而備其責蓋京朝官有始一命得之命下得卽
論其資者至御史初選或用前御理刑必再經考
乃得有初選居高第得之者亦必稱試試或踰年
亦必再經考乃真授焉何其選之嚴也京朝官持
節而使事峻復命退就位所司勿請以爲常至御
史出巡旣代歸其長必爲舉奏有旨乃入道始事
有用註誤不遂入者焉其考績惟計真授歲月若

試所歷弗與焉責又何其備也責之備是故其任也重其職雄峻是故其選也不得不嚴嚴其選於前而備其責於後是故得其人以勝厥任舉厥職我國家求才用人法於是乎至宋曾氏肇曰御史責人者也豈獨無責哉史有執憲邦有司直茲欲勝厥任舉厥職內之則匡弼天子糾正百寮外則肅治諸藩彈壓大鎮當言必言逆鱗非所避當糾必糾與主非所顧也善彰惡瘴濁激清揚惟吾力所得爲不問稷狐社鼠託也民情吏習師旅獄訟利當興害當祛大奏裁小專達惟其所遇盤根

錯節順風大壑無難易計也然則其言必將有非
上下之所樂聞者其爲責治人者必多非休明世
能無締怨仇來譖忌懼怒斥乎今日休明世也言
事臣可無逆鱗于櫻而當道鮮與主臺官中如得
人其所遇惟其所得爲而爲之有餘力其孰怨仇
譖忌之嘗聞諸孔氏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
諸已而後非諸人是故君子欲責人必先自責欲
治人必先自治此固子開氏所欲自盡以服乎人
者也

御史以察爲名秦已有之然漢晉以來直稱侍御史

漢之直指晉之檢校亦不時設至隋唐而監察特
置常員則直指檢校之職也所居之署以察爲名
唐始有之然唐之察院屬大夫中丞乃三院之一
爾所爲御史府所謂寺與臺者則固未嘗槩此稱
也監察職專察事唐號六察官宋仍唐制熙寧間
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爲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爲監
察御史又詔監察兼言事殿中侍兼察事而在京
百司亦有不隸臺察者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南
臺亦有不言事者勝國無論已我太祖皇帝稽
古定制改御史大夫中丞爲都御史改御史臺爲

都察院是以察而統公署之號也以鹽察御史分設十三道革去侍御史殿中侍諸名銜而糾劾巡按照刷問擬之任一切責之鹽察是以察而統爲憲臣之號也御史從前代重矣鹽察之尤重未有如我朝者也任是職者欲無負朝廷耳目之所寄卽於事無所不當察官吏之賢否察之得爲之揚激兵民之利病察之得爲之興除風俗之美惡察之得爲之移易刑賞之輕重察之得爲之勸沮變故之隱伏察之得爲之消弭獄訟之寃抑察之得爲之清雪察事之中又皆得言事焉必也耳聰目

明其選乎先正有言人之心有養者其氣充其氣
充者耳必聰目必明聰且明者言必審且當以春
所聞若梁君其真若人乎鹽察唐有裏行宋有權
攝非其人不易真拜者國家於是任選授之初必
以試試逾年再考始卽真真拜之三年然後滿一
考是故予於梁君之滿一考而有察之之說焉是
則君最績之所在者也

省方設教陳詩觀風古天子適諸侯事後世此禮不
行於是命大夫有觀風之使焉若漢謁者光祿太
僕給事司隸校尉司徒掾持節奉使清詔督課郡

國風俗察災害宣布恩澤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所
至便宜以聞皆其任然侍御史繡衣直指其專職
也若宋國子博士魏南部督隋行臺尚書唐散騎
常侍左右司郎中秘書丞廷尉評事稱巡省巡察
觀察巡撫安撫宣撫宣慰採訪黜陟諸使諸法從
皆得選充然御史大夫中丞殿中治書侍肅政大
司憲內供奉裏行檢校監察則事權所歸官諸法
從曹司未有不兼此而行者也沿及五季至宋元
舊典相承名號損益間莫同考其規格無大異前
代者我朝稽古定制念邦邑都鄙官府之治不容

無內外近遠之殊而班爵品秩等威之間尤不可
不重糾督察舉之職故始剪荆棘即議立御史之
臺官比宋元加備及後改都察院以左右都副僉
都替大夫中丞而監察分設諸道歲分巡于天下
至今日國家百五十年內外之政允釐奸宄之萌
不興益得人之所致也惟雲南貴州設道在永樂
十九年監察御史於是地巡按必自是年始是年
勅在廷四品以下官十三人偕給事中各一人行
天下益亦自是始都御史與巡撫焉貴州我朝取
諸群蠻乃古所不治異域永樂間經畫雖定獠峒

蠻寨哮突動及境內朝廷虞其復變常宿重兵簡外內文武重臣彈壓之而巡按尤簡于老成有風力者益其地入視諸道最後其去京師並雲南爲最嶮遠則嚙命而來其人最難宜慎其人大抵蠻夷盜賊恒起于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訟不平政不理恒由于其吏之不才而天下諸道司府州縣衛所吏其人不能皆才其嶮遠地蠻夷苦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其勢使然是故簡於上巡撫巡按宜慎其人也國家以綱紀付都察院按察司而巡撫自宣德正統來一任都御史巡按自洪

武來必監察御史是以綱紀付此人也若不得其人使朝廷失得奚取乎觀風之使於屬吏奚責吾受專職事權所歸顧如此可乎哉雲南貴州鄰壤獠蠻寨大抵同其地入後先其去京師遠近同而春也叨巡撫於雲南故因周君按貴州而還朝也贈此言既重其行兼自箴焉

弘治辛亥何孟春言歸自京歲當暮大父僉憲公曰余自老病歸卧州間不躬掃丘墓于永寧鄉而歲時祀以諉諸族人者五年于此汝其行乎謁墓畢有事都統祠祠畢從而享其母違禮春曰諾迺于

二月二十又一日至鄉明日集同族謁曾祖墓于栗木山謁高祖始祖墓于仙岡嶺于社壇嶺于邏頭冲白鷺岡九厂廟龍渡之山而掃奠焉凡三日而畢明日薦于祠胙歸州之餘與族人期于宗子之私室杯盤旣設有携具至禰紙鋪人者有禰塘頭人携具至者有繼至禰下里新地人者禰上里石壁潭人者問之皆何姓占席者皆族群屬也坐旣定酒一再行坐上老人指在坐謂春曰汝未齒從父京師成童而始歸此其會汝宜識吾與某栗木山子孫也某某仙岡社壇之子孫世居大塘坊

爲一戶在偏橋衛者不啻此某某邏冲白鷺岡之
子孫分戶紙鋪分戶塘頭某九子孫某某龍渡
子孫下里數十家上里分戶以十數有派江西之
餘干者不在坐者多矣在坐者汝不能盡識不是
在而他戶之人吾亦不能盡識也偏橋自指揮暨
主簿君父子外聞名而已若餘干有辰溪知縣其
相聞者而不相聞者多矣春徵諸譜永寧之何漢
唐時不可知宋淳熙時諱浚明者廣東連州人由
朝散大夫知郴軍州事卒于官今龍渡其墓地祠
所謂都統者也或曰都統元人浚明之裔今上下

里子孫若而人祖必云都統而昭穆承傳莫有悉
其實者三九郎二子仕良鬱林州判仕章不仕今
九丁巨塚三其所葬也吾譜可滂者諱如盛爲一
世祖其葬白鷺岡紙鋪之祖所由出二世諱祥叟
三世諱俊伯俱葬近仙岡地名貓穴四世諱奇甫
葬邏冲其仲子塘頭之祖也五世萬十九公諱德
翁葬社壇吾大塘坊同戶祖也六世重一十五公
諱仁海葬仙岡爲吾高祖偏橋之所同祖者也七
世福十三公吾曾祖葬栗木山諱義堅合州同知
府君也老人曰邏冲而上生卒譜無考栗木山之

葬吾父與僉憲公所定仙岡與社壇鄉人所相而社壇天之所定也萬十九公故名族一鄉皆倚重元季之亂衆議欲避兵入廣欲結寨防群盜請公爲率公一切拒不許而鄰鄉長樂曹國林者衆千人復來請公族人亦有集衆自衛遣衛公者公歎曰匹夫懷璧必爲身累乃盡出其貲丐人蕩其家弗少恤裸身挈妻子走山田間與故佃夫別覆茅以居耦耕以自給鄉有識士效之曰是固自全計也遠近聞之無掠入其鄉者國初事定州五鄉大姓類不免死徙破滅而永寧土著獨完公之德居

多嗚呼此吾之祖德也老人酒所又上下顧曰洪武初萬十九公既歸葺此屋所存先世物惟此巨鐵鐘耳公性惡殺生不肉食而神契卜筮兼能處草藥療諸腫毒瘡癘疾人來問卜求治療輒齋米數升或斗穀投此鍾以報無虛日公用是獲濟間以其餘易香楮蔬酒供神邀鄉族人同飲啜月數會人益愛樂之重二十五公之戍偏橋法與妻俱是年庚申公已七十有四惟一子同族或憫公老莫養乞代其子戍重阻於法於是公之孫一福十公諱義纔九歲留公側翁孫纍然賴鄉族人餉問

無絕明年公卒鄉人咸哭曰公德我深何忍其歿而遽忘也則來視棺殮且求地得吉仙岡旣成兆當塋之日輦經社壇灌莽天大雨因就避向晡雨不止諸少年因就窆焉比歸已晴長老約詰朝當復遷先所營地諸少年曰仙岡本出吾輩意喪主歸未必不更卜在彼在此均之權厝徒勞何益事遂止明年重二十五公番代歸携術士視仙岡良吉及治社壇爲遷塋計樹木開除地顯朗山水回互有異又以術士徃視術士曰仙岡吉則吉矣抑此地美甚塋法不可棄也於是亦止後數年庚午

重二十五公卒乃塋所謂仙岡嶺者或過二地曰墓之子孫據地理說當文武並顯于世其期至矣重二十五公戍偏橋之明年生合州府君其卒也福十公繼戍積軍功陞鎮撫其子友琛正千戶孫銓陞指揮銓叔瀾自衛學貢爲梁山主簿而吾合州府君科第起家太有子若孫以世其科克昌厥後以弗墜然則地里之說可信謂天之所定非耶春作而言曰吾祖之德遠矣閱代積世洵更變故宗法廢而世次失國姓郡望不能免也吾都統三九郎之墓祭於吾之爲後之子孫而吾不知其爲

吾何代祖譜無徵焉耳矣祖德之庇吾子孫一世
至四世譜之所載其無可言乎親盡焉耳矣世遠
則親盡親盡則勢疏而譜之作於後者不得詳於
前矣先王服制遠不踰袒絕君子世澤下不逮梟
孫士夫祠祭上不越高祖而吾今得會吾族群屬
於此得聞吾五世祖之遺德譜之所未列也其弗
幸矣乎嗚呼天下之人有同吾姓者而吾於同族
之人爲親同族之人有同吾遠祖者而吾於同近
祖之人爲親然自近而推之遠則皆出乎一人之
身而未始不皆親也一人之身不可見而見其立

墓吾得同守焉得同祭焉先世有公祠而吾於此
有同會焉所以興吾孝弟之心而不至塗之人相
視者此其地也凡爲吾族群屬豈不愈遠而愈親
矣乎萬十九公之德而鄉人報之如此非公意之
所企也鄉人之事而天實爲之如此非鄉人意之
所及也胤祚盛衰代有之而積善之家有餘慶地
理家之說非君子之所容心也重二十五公不克
壽而鎮撫暨合州府君皆孤童奮起紹前啓後日
向昌熾彼蒼之報施不誣如此吾族群屬其尚知
所勉哉老人曰如汝言幸備書之以貽諸在坐者

嘉靖改元春以南京兵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奏
爲乞恩辭免改任容令休致事臣先任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雲南等處地方欽蒙陞授前職緣
雲南等處巡撫官例該聽候新官到鎮交代方許
離任臣節准吏部并兵部咨遵照於嘉靖元年三
月內與接管巡撫都御史王啓交代已行前去南
京兵部到任管事間本年五月內道出湖廣地方
又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具題
奉 聖旨何孟春改吏部右侍郎欽此欽遵備咨
到臣竊惟諸曹以吏部居先夙號六官之長小宰

與天卿爲貳實陪八座之榮縉紳之領袖匪輕人
物之銓衡攸在若才弗堪於所授將物議終於不
平臣也何人欲叨茲位聞大橫于龜告覩昌運之
龍飛幸不棄遺與加枚栻前此之擢於臣過矣而
乃自南移北由武換文感天地之深恩誓丹心而
難報據淵冰於非分累兩足而益危臣曷敢冒承
重貽顛踣伏望亟收殊渥俯察愚忱或聽將原職
歸休故鄉或仍假舊官竢缺他日所有劇司高選
留儲清識異林庶幾上無僭賞之嫌下免素飧之

奏責云云卷以南京共濟或耕漁或吏治或耕漁奏

春自弱冠登第今二毛仕途間星輶風帆去離故鄉
遶遠京師西南北遠或萬餘里七八千里近數千
里千數百里或連歲出或出以數歲後又出曾效
昔人于役志陸有萬里鞭水有在舟錄紀之而千
數百里而近者不與焉嘉靖甲申廷諍大禮以吏
侍調南工舟中偶觀吳草廬集驛舟之書云官辦
驛舟一日或一易或再易三易其易也得一舟設
飾完美從者輒喜遇敝惡輒愠舟雖美所寓止一
二時三四時久則半日一宿去之矣惡亦如是奚
以喜愠爲也喜者非有益於已愠非有損也而一

時之情自不能以不然人之寓此世亦猶此舟多
者百餘年少者數十年驟革數遷何常而乃以目
前之所值移其胸中爲喜愠何也春撫之悵然予
前此萬里鞭所指及在舟錄大都出使事而間關
轉徙不敢不奉嚴程皆有之其榮也持節佩符旌
旗夾道蕃登鹿軒膺坐龍門其艱難也豺虎叢中
鯨鯢波上寸躋丈落厄不得前而今皆陳迹也至
處所接之人工逢迎而忍慢玩者塵土矣其足追
思滿一笑乎春茲行老矣歷炎涼非一時豈肯與
世更相較計獨念並春廷諍時諸君有被謫者有

謫戍者有不幸杖而死者有幸而致仕去者水陸
困頓當何如而春特用左遷仍舊銜不廢任用獨
承汪濺恩而南非大幸乎吳書人寓此世百餘年
數十年之云舉人一生云耳百餘年數十年盡一
生中所值目前事假來而忽往者又何足喜愠之
有乎吳書驛舟時九月二十五日已過新安驛春
書時是月日亦已過新安驛然所云已過者彼此
而吾南也

春調南京工部左侍郎之三年爲嘉靖五年丙戌十
一月內奏爲患病陳情乞恩求退事臣學術迂踈

性資愚戇少通朝籍蚤妄意於驅馳中被家艱晚
方叨於任使犬馬豈能必報涓埃惟願少裨荷乾
坤覆載之仁有罪不加于至死蒙雨露霑濡之澤
無才猶錄以備員居三品歷兩京者九年佐六卿
專一銜者四任何幸優閒之地久容尸素之臣福
已過而災生年當衰而病作若不亟求休退必將
重致顛危故陳力當止於不能而修身貴復於不
遠大易著爲明訓周任亦有是言如蒙伏望矜其
始終賜以骸骨俾克延於殘晷得歌詠於太平事
下吏部覆奏云云至次年丁亥二月內奉 聖旨

何孟春既有病准回原籍調理欽此

東坡與姪書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

朱子語錄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意是如此

近世劉文安

公定之言爲文必先博而後約若收斂太早則其

地無所容蓋得東坡此意西涯先生嘗以告吾鄉

華伯瞻及見春文又以語春春中年來涯翁謂人

曰子元文章旁引博喻不可窮詰學旣贍而筆力

又勝之吾所患於子元者與患他人者異矣今日

觀麓堂集華伯瞻墓誌及保齊文集序不覺慘然

久之保齊集序云某奉 詔受業獲聆緒論爲文
必博先而約後譬之山焉必出雲雨產寶玉生材
木禽獸而朽株糞壤亦雜乎其間斯足以爲嶽爲
鎮譬之水焉必吞吐日月藏蓄魚龍變現蛟蜃而
污泥濁潦來而不辭受之而無所不容斯足以爲
江爲河爲海古之所謂大家者皆然也若句鍛字
鍊探之而有窮取之而無復餘者不過爲孤峰絕
澗而止惡足以成其大哉是言也翁七十之年而
所以序保齊之文而不忘者少年之所聞也趨約
之道翁之老而就實而所以惠於吾徒者又有在

矣其尚知所勉哉

前輩言士大夫游藝必審輕重且當先有跡者學文
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
學琴奕之事益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傳寫刊
布一化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
楮素存亡稍經摹搨不免失真真者百年不免水
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寄下琴奕則
非清士所爲末技無足寄名者矣西涯先生晚年
耽對棊酒春不善棊然壽村有客未嘗不與頗以
爲勸先生曰將何消日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

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先生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先生在碁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先生色弗怡大書一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碁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春觀之悚然知先生前意之所在也元許魯齊嘗戒其徒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開發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此又游六藝者所當知

老杜詩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
關右塞上無角類麀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
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
數歲牴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
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
造酒荻管汲瓶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
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瓊力
麻酒又曰雜麻酒卽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
豈未詳耶

見素林公舊隱之雲莊有石其山天成一碑題曰吾

老益其菟裘地也公長憲湖南感事乞休時弘治
間江西值旱饑徵公都御史巡撫事竣再乞休正
德間四川盜起徵公督諸路兵有功三乞休今
天子光紹大統起耕傳巖詢釣渭濱公膺累徵進
尚書自工改刑致理實多明年乞休凡八疏乃得
請歸當續題四休于吾老下此卷篆字白巖太宰
所書爲是也卷中諸公詩章皆和公留別作也春
惟君子之道二於出處焉見出處繫吾身最重吾
身繫天下國家最重非吾身重也吾道重也道在
出處出處在時吾身有道則吾身出處天下國家

視焉不惟其時疇能不隕獲而充誦哉古人有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反者彼自諉各行其志然非中道謂之不識時可也吾無論已而有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者有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便自求解退者彼豈不思之爛熟謂之知足可也非爲天下國家者也非真知道者也見素公當世所謂有道君子道之著孔子可師首陽可希志匪降也身不獨善也應龍有潛有升威鳳或下或翔吾無用此媿其賢矣成化間高都憲上達乞歸疏稱三宜退及徵治盜謂宜再起功成

宜再退晚自號五宜西涯先生云古人一宜去二
宜休皆歛退事而能退而出出而復退出不徇物
而退不矯情者爲難翁益甚賢乎高公也然則見
素公今日四休事雖古人中求之竟誰堪比擬耶
都督馬公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舟中相
與翫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具其
題引今陶序焉字上已滅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
五滅四字半滅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
集其十一其十二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
次書前後趙豈容有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作

當誰此還有真意集作此入當解其表集作意表
日沒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趣故林集作趨林嘯
傲東窻下集作東軒衆草沒其姿集作竒姿遶已
諒非逃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窮節但恐
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趨作
趨於古字通用竒姿爲其姿因本篇有乃竒字在
下句但恨爲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
字不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可同者集本
字爲勝矣松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
谷書孟博傳默誦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

糸金...卷一百五十二
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不必辨第賞其筆精可也
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與都督公阻風長蘆
意頗憊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公曰茲真飲酒
之作也乎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夢與故人別或有以李于江

集贈者登舟把玩間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

前片席已遮山

遮夢中
又作離

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

舟共載還沉哦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
生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益用子美

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
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
馬價知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
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
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
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瑯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恠
益甚盜積旣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
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饗
其財無筭瑯有玉縑環值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

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爲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
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
繫絛環春聞諸周少卿子庚相與覲然

姑蘇毛都憲理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
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
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
時六月六遂併刺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
會世稱六月六日乃猫犬澡浴之候也楊故用此
戲之春聞巡撫都憲俞公諫云云益事之不爲虐
者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卽漢諺前車覆後車
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
洲愠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
遞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其
言有味賈誼所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
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
詩所以爲砥礪則善矣故書而藏之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
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
其文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

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夢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檢
禁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
界飛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
忽驚吹面冷不教清夢看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鳧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
風物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憇菴憂間爲春言之
以爲詩識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
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

河溺死先生子徵伯嘗與春度上題夢筆圖春詩
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處

一作

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

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

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某年徵伯下世春哭之以

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非無兆地下修文信

有郎夢筆之兆益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徃徃有之涯翁先

生少時曾爲紫姑仙戲初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

運箕卽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

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
已千層君家有事來相問濃淡須磨墨數升先生
知其爲太白也因問以事神逐一響答旣而曰賢
閨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
叙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生姻黨有武人以
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冬夜已向中
矣其辭云遼鶴歸來語正呢五雲樓外鼓三推窮
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遲燈火漫勞供凜
冽文章無怪不葳蕤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庸人
作筮龜春聞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

性氣死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爲其所傲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語其

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

養貞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齡寄

事外篇中語一題縱情取開歲倏五日篇中語因

遂和此四篇質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爲

篆堂扁及壁間八字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

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日舉再閱月而翁棄諸

生矣今手跡未漫豈勝今昔之感今日觀山谷集

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爲今是軒并寫

去某去年巳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詩十數
首可作燈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實偶合恨不得復
以啓翁子堂旣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云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詳
臧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
九旂朝臣表賀以上謙不居賜之璽書相爲戒諭
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
巳丑其日丁亥夕端在酉大星如九九旂之旁有
春彗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含譽太史敷奏百辟嵩呼
賀祥獻壽皇德仁聖謙讓是崇歸功穹祗歸功祖

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飾勵敬哉無怠數句
善寫聖君之心

乙亥十二月二十三日五鼓春夢至一所三四道士
相與飲啜已而有先去者予繼出門未行聞堂中
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
殆知我者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
閒身學道而今祇四人中有兩人須得道不知誰
主更誰賓予乃駐而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
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闕中一首曰此身生意
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

門口是家門餘多複語疊字夢差差了既覺遂不
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此爲笑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
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霑宮醞想遺
羨傳聲自願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憶夜深
芸閣夢渡江稱壽最分明自注云戲綵遺羨皆思
親事綵與朝衣相應羨與宮醞相應方不偏枯崔
玄暉母謂兒子宦游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
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
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作詩不

可草草觀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半生多病裏天不
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錢無賣俸餘暗消閒歲月久
廢舊詩書却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自注云首兩
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
生字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
而用以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
意若全不相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篁墩
之誨其家人如此卧病吾無議若綵羨之云稍知
門逕者何煩更語好與清字如此作用何其晦也
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柄詩話邪

同官某鄉延傳神者約及春春弗辭對鏡之餘因其
問爲韻語答之一事不須三嘆嗟心雖能盡面先
差夢中有見鏡不照技則實痒靴難爬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扣以
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箕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
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箕答
曰吾回道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
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用十七韻梁益留都大司
馬喬公白巖門下士也其十韻詩曰吾家住在蓬
萊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萬頃之汪洋曾佩劍以

化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塵變滄海歷幾度
冬檜爲春陽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揚自樂烟霞
深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旆隨風颺瑤樓玉宇水
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饑食霞渴飲澗養得中黃
一氣絕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
不管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爲君發狂句山
靈驚倒星斗散亂飛群鷄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
持斧施神功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
天表勢壓天下群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
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

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
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
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
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胷襟礫砢誰磨
礪商家傳說作良粥宋室張浚多竒功憶昔江樓
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
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
一詠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穠長在塵寰中
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劔重會
滄溟東嘉靖壬午春以吏侍赴召時公位冢宰矣

暇日出此卷視春春爲之跋曰東坡記在黃時神
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全爲其篆字并訊
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爲全之爲鬼爲仙不可
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尤陋世人所見常少
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也東
坡他日爲韓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
語益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
跡甚夥嘗謂滕宗諒於岳陽稱回道入高策爲之
傳近世好事者又粹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
暇考大抵其事跡在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

暨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梁
生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巖者也詩跌宕不凡
字妙有飛動勢諳亦異矣汪家神不聞能詩篆字
衆莫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界有仙
能久而不亡者在視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其
賦白巖篇末云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
炳劉芑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積金峯蘇養直之
羅浮山所遇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
聞諸紀載家如此顛末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
信間弗論今自公觀之是詩尚何疑坡稱范文正

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吾於此質諸鬼神又知
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入賦詩後二年七月二
十又七日識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二十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建昌府督刊知事毛禎

督寫檢校季士俊

對讀教授徐文淵

訓導陸勝宗